

人民日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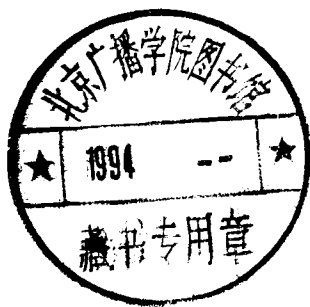
风雨四十年

李庄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

李 庄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:郭龙春

封面设计:郑炳宏

G219.29
22
417

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

李 庄 著

*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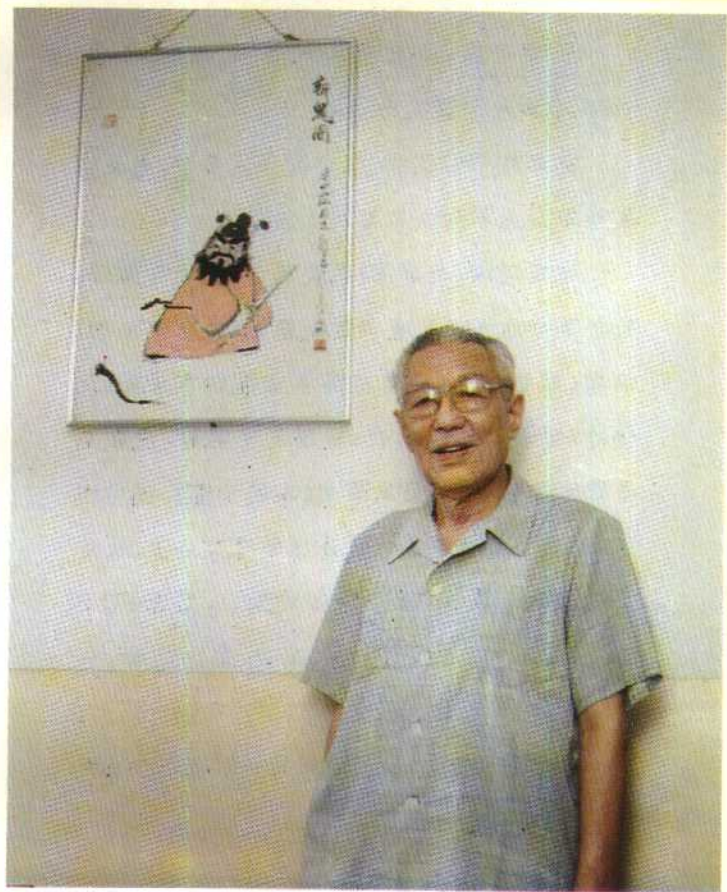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建华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13.25 字数 330千字

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5000 定价 8.8元

ISBN7-80002-582-9/G·158



作者近照

作者李庄，河北省徐水县人，1918年生，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抗日战争前读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先后在民族革命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

抗战期间，先后任《民族革命》半月刊编辑，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，《胜利报》、《晋冀豫日报》编辑、采访科长、编委，《新华日报》（华北版、太行版）记者、编辑、编委；解放战争期间，先后在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、华北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华北总分社、新华社北平分社任编辑主任、采访部长、编委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先后任《人民日报》记者、总编室主任、编委、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。

著有《新纪元集》、《朝鲜战地目击记》、《战斗十日》等书。

目 录

- (1) 前言
- (3) 从人民日报的报名说起
- (7) 一肩行李下太行
- (11) 终生难忘的集体
- (14) 在鼙鼓声中诞生
- (18) 进山,为了出山
- (21) 在报纸上署名检讨
- (25) 太行山上最强音
- (30) 新闻界一次基本建设
- (36) 民主建国军忆往
- (41) “野战部队”和“人民武装”
- (45) 艰难,凡事问个为什么
- (50) 到了中央身边
- (55) 从“豆腐块”看指导性
- (60) 在毛泽东布设的“空城”中
- (64) 浩浩荡荡进北平
- (70) “出了一口恶气”
- (75) 话要说到读者心里
- (79) 用然后更知不足
- (84) 扔掉自缚的绳索
- (89) “升格”前后

- (94)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
- (99) 会师
- (105) 随人民军在南朝鲜
- (112) “空前伟大”“空前艰苦”的战争
- (118) 真实性、片面性及其他
- (124) “大转变”
- (129) 评《武训传》——一种政治批判的开端
- (136) 新中国首次大张旗鼓反腐败
- (145) 在不同的领导思想之间
- (153) 报纸批评是促进
- (160) “战场”移到日内瓦
- (169) 破题精彩大文章
- (177) 步子越快越好么
- (185) 一篇社论引起的
- (191) 改革中断了
- (198) 从“死人办报”想“书生办报”
- (205) 整风引发的暴风疾雨
- (215) 走在政治“棱线”上
- (224) 从国外看“大跃进”
- (233) 在困难日子里
- (242) 调查研究实与虚
- (249) 双向交流新发展
- (259) “文革”前的积极与挣扎
- (269) 人民日报上的“文化大革命”
- (279) 在逆境中奋斗
- (287) 不能忘却的教育
- (297) “新闻单位批林整风可以从文风开始”
- (306) 有这样一个工作组

- (313) 艰难的战斗
- (322) 解放思想的钥匙
- (330) 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
- (334) “揭盖子”和“捂盖子”
- (340) 不能作茧自缚
- (344) 彻底“唯实”不容易
- (353) 快半拍 早一步
- (359) “量力而行”的前前后后
- (364) 为什么不能坚持
- (369) 记它一辈子
-
- (372) 珍惜历史上少有的好条件
- (378) 把我们的采编工作提高一步
- (389) 新闻的指导性
- (396) 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一大问题
- (398) 党报传统与新闻改革
- (412) 继承和发扬什么传统

前 言

这本书记述 1946—1986 年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处理和接触的一些大事,包括个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。

几年前,在报社几位同志鼓励下,我把在《新闻战线》刊登的本书前一部分章节,加上一些有关文字,辑成一本小册子《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》,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。有同志看了,说书名不好,选材也嫌狭仄,应该尽可能写写报社这个期间的各种大事,不要限于个人直接处理的事情。我很同意这个意见,以后在选材上适当扩展范围,并改成现在的书名。在那本小册子中登载的章节,经增补、修改,收入本书,成为完整的“四十年”。

人民日报是 1946 年 5 月由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创建的,毛泽东同志题写了报名,中央局书记邓小平等党政军负责人题了字。1948 年 6 月同晋察冀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,毛泽东同志第二次题写了报名。1949 年 8 月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,仍用毛泽东同志第二次题写的报名。人民日报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中不断发展,全体工作人员深感荣幸。

人民日报在党中央和此前两个中央局领导下,尽力完成党和人民给予的宣传报道任务,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,培养了一批干部,工作是有成绩的。在这中间,一度被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,成为他们害民祸国的工具;也犯过错误,包括某些严重错误。犯错误,有外在原因,有的时候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,党报难免犯错误。但主要是内在原因,相当多的工作人员政治、理论水平不高,政治不敏锐,不能始终一贯地、完整准确地体现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

策，留下沉重的教训，跟多年积累的经验一样，成为接力者的宝贵财富。

我参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之前，已有八九年新闻工龄。跟年龄、经验、知识水平相仿的“学生仔”同样，这几年是摸索、积累经验起步阶段。敌后环境动荡，斗争十分激烈，在频繁的反“扫荡”之余，一门心思按照党的教导，努力工作、学习，锤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革命到底的意志。我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前后，经过整风、土地改革两次锻炼，同时学习毛泽东同志的《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》和刘少奇同志的《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》，思想认识发生某种飞跃，新闻思想逐渐成型。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把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，以实事求是精神规范思想和行动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，遵守职业道德、廉洁奉公等等思想和信念，都是勉力学习、实践的。我力求按照这些观点纪人述事，可惜限于水平，不够理想。

本书还收进几篇议论新闻工作的文章和讲话。近年来我们进行新闻改革，是有很大成绩的。但不可否认，有的人明里暗里利用这个机会，否认和反对党的新闻工作党性原则，贩卖西方国家资产阶级“新闻自由”那一套。我认为新闻改革要说两句话：一是坚持并在新形势下发展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，核心是党性原则；二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，积极、慎重地进行新闻改革，使受众得到更大的教益，喜闻乐见，视为第二食粮。把这两者的关系弄清楚，紧密结合起来，我国的新闻事业必能更快更好地发展。

写这本书，得到人民日报同志们热情支持，大力帮助，谨致衷心的谢意。

作者

从人民日报的报名说起

我在人民日报工作 40 多年，就从 40 多年前人民日报创刊写起。

1946 年三四月间，国内形势已经明朗，全面内战是打定了。

蒋介石是个怪物，日本投降后，他本性不改，继续反共反人民，一心独吞胜利果实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在重庆同他谈判一个多月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在上党、平汉两战役打掉他十几个师，都未能使他清醒，使他戒惧。敌人加紧磨刀，我们被迫修盾，正义完全在我们一边。

全党、全军、各解放区都在积极准备应变。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，组建晋冀鲁豫军区，就是多种准备中的一项重要准备。蒋介石侵夺华北，进窥东北，必须打通平汉路。黄河以北，平汉路东，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了冀南、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；平汉路西，我们建立了太行、太岳两个抗日根据地。4 个根据地有 2000 多万人口，近 30 万大军，现在由中央局（书记邓小平）、大军区（司令员刘伯承）统一领导和指挥，形成一个宽正面、大纵深的坚强基地，敌人兵力虽多，也是万难逾越的。

中央局成立后，即筹划创建机关报，由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。张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、日本留学生，当时虽然刚 40 岁出头，但在我们这些 20 多岁的青年人眼中，无论阅历、水平、年资，都是前辈、长者，是很适当的人选。

办报，得有一个精干的班子。从太行区抽调了一批人，现在记得的，有王友唐、安岗、左漠野、李庄、杜波、吴象、林韦、柯岗、郭渭、

袁勃、袁毓明等 20 多人，安岗、袁勃为副总编辑；从太岳区抽调古维进、刘希龄等人；从冀南区抽调张更生、林里等人；从冀鲁豫区抽调刘子毅等人。编辑、印刷、后勤部门合计，不过一百几十人。

从太行区抽调的人，原来多在新华日报（太行版）工作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我们作为先遣队，从涉县到邯郸，真正“下山”了。“下山”——从山区到平原，从乡村到城市，这就是说我们胜利了。10 年盼望，一朝实现，真是人人兴奋，两脚生风。

我们要去的邯郸，是赵国古都，平汉路、滏阳河交汇的军事重镇，抗战期间日军的大屯兵场、“扫荡”我根据地的重要基地，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。几个月前，刘、邓在这里指挥平汉战役，歼敌两个军，争取一个军起义。但谁都看到，那是牛刀小试，大战还在后面。于是有人给在邯郸一带平汉前线工作的同志起了一个雅号：“堵水干部”。挺身而出，矗立前线，把蒋介石泼向华北、东北的祸水堵住，多光荣！我们有幸，成为第一线的“堵水干部”，怀着奔赴战场的豪情，进入邯郸。

办报纸，得起个好的报名。中央局要报社的同志试拟一个。在磐石同志主持下，大家各抒己见，议论风生。有人主张叫“滏阳日报”，理由是此水虽不很大，但在春秋战国已很有名，报社就在它的附近。有人说这个名字地域性太强，范围太窄，又不响亮，不如叫“晋冀鲁豫日报”，老老实实，正面亮出中央局机关报的身份。有人不同意，说 6 个字太长，念起来也拗口。多数人主张叫“人民日报”，不管是否已有兄弟报纸用了“人民”、“大众”、“群众”这些名字，反正我们就用“人民”二字，“为人民服务”嘛！我个人是坚决主张此议的，并补充说，“人民”涵义好，四个字音韵也好：“人”“民”是平声，“日”“报”是仄声，多响亮！最后一致建议用这个名字，磐石报告中中央局，很快被批准了。

转眼就要出报。这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处于巅峰，磐石等同志很想请毛泽东题写报名。但一在延安，一在邯郸，云天阻隔，缓不济

急。于是想到集字，集毛泽东手写的“人”“民”“日”“报”四字。罗林、杜展潮受领了这个任务。他二位同多数人一起从新华日报（太行版）调来。杜是华侨，抗日战争开始即从南洋回国参加革命的好同志，不幸于七十年代作古。罗林同志跟我同年，于1992年在北京病逝。他二人找到毛泽东同志写的字，取《共产党人》的“人”，“为人民服务”的“民”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“日”，《新中华报》的“报”。最初想用投影法描摹，但在邯郸难找薄纸。后来像小学生学字那样，先画格子然后放大，描成《人民日报》第一个报头。应该说，这是一次艰难的、不能被认为成功的尝试。第一，当时征集到的毛泽东的字，未必就是真迹；第二，罗、杜二位虽然尽了全力，但非行家，描摹功夫不高；第三，当时邯郸不能制锌版，只好木刻，难保不再失真，至于风骨神韵就更谈不上了。现在读者看了第一个报头，如果不加提醒，很可能不会认为那是描摹的毛泽东的手迹。

这个报头从1946年5月15日用到6月30日。6月下旬，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从延安开会回来，带回毛泽东为《人民日报》写的报头，一纸四个。毛泽东从中圈定他属意的两个，要中央局从两个中选用一个。从7月1日起，《人民日报》换了毛泽东写的报头，是刻字工人精心木刻的。

1948年6月，晋冀鲁豫解放区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，人民日报同晋察冀日报合并，成为华北局机关报。毛泽东第二次为《人民日报》写了报头，从1948年6月15日刊用。1949年8月，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，继续用这个报头，直到今天。这是三个报头中最好的一个。

在1946年5月15日《人民日报》创刊号上，刘伯承为报纸题词：“力争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乃人民呼声”；邓小平为报纸题词：“为人民服务”；其他负责同志也相继题词。编辑部同志们认为这些题词就是中央局提出的报纸的宣传方针，大家是坚决贯彻执行了的。

人民日報

《人民日报》的第一个报头，是编辑人员集毛泽东同志的字临摹成的。

人民日報

毛泽东同志1946年为《人民日报》写的第一个报头。1946年邯郸不能制锌版，这是老工人木刻的。

人民日報

这是毛泽东同志1948年为《人民日报》写的第二个报头，现在继续使用。

一肩行李下太行

一肩行李下太行，意味着胜利、发展、解放。

在邯郸，人民日报设在全市仅有的一栋三层楼房里，这是党和政府对党报的照顾。大门两旁墙上，用水泥塑成两行大字，还涂了红漆：“人民日报馆”、“新华通讯社”，十分醒目。当时报、社一家，一个机关两块牌子，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社长，在机关内部，总分社同时担任报社的采访通讯工作。

不能低估这两块牌子，看见它们，我们就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从抗战开始到下山以前，由于拥有现在看来极为简陋、当时大家当作宝贝的印刷机，报馆总是驻在交通最不方便因而相对安全的深山沟里，机关代号经常变换，保密唯恐不严。平时我们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，是这块干净国土的主人。但在反“扫荡”期间，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，我们常常是“弱者”。不能忘记新闻队伍中出现的许多英雄。像晋冀鲁日报的同事、共产党员陈宗平，单身到河北赞皇县游击区采访，遇敌被俘。汉奸查明他的记者身份，逼他投降。宗平大骂汉奸无耻，高呼日寇必败，至死面不改色，壮烈事迹传遍太行一分区（赞皇为一分区属县）。新华日报（华北版）期间的同事、共产党员黄君珏（女），1942年反“扫荡”期间，在河北涉县庄子岭被敌人包围，打完手枪中最后一发子弹，在即将被俘的紧急时刻，坠崖殉国。太行山的新闻工作者可以自豪，8年抗战，近百人英勇牺牲，无一人屈膝投降。但是，报社是非战斗部队，反“扫荡”时候，在多数情况下，我们的任务是同敌人兜圈子，隐蔽，转移，保存有生力量，在“扫荡”间隙出报或“扫荡”完了出报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也可以说我们

是“弱者”。现在，报社的大牌子亮出来，就在蒋军必经的邯郸市，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附近。蒋某屠刀再利，其奈我何！

我们这些 20 多岁的青年人，多年来想胜利，盼胜利，有人开玩笑说，都快把人想傻了。我们心目中的胜利是什么？形象地说，就是进城，就是在人民的城市里办党报。现在胜利真的来了，欢欣之余，多少感到有些突然，我们好像还未作好迎接它老人家的思想准备。

我们是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。党说我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，我们坚信不疑。党说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，我们坚信不疑。但是胜利何时获得，谁也说不清楚，总之我们最终要胜利。太行山 1942 年那么困难：敌人空前残酷的“扫荡”，左权同志牺牲了；旱灾极端严重，抗日军民经常吃不饱，无人丧失胜利信心。当时提出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：“今年（1942 年）打败德国，明年打败日本，两年一定胜利！”这口号是有根据的：当时苏、美、英议定，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，盟军东西并进，当年打败希特勒；翌年苏军移兵东向，同我国配合打败日本。以后丘吉尔食言不动（他原同意 1942 年春在法国登陆，开辟第二战场，以后迟迟不动），战争的进程被推迟，那个口号未能实现。曾有个别同志一时感到迷惘，也未丧失胜利信心。1944 年还出现某种矛盾现象：盟军在太平洋越岛反攻，日军节节败退；八路军、新四军在敌后局部反攻，根据地逐步扩大，敌占区人民都说“鬼子不行了”；但日军最后挣扎，为打通“大陆交通线”，在湘黔桂发起规模不大的战略性进攻，国民党军竟日蹙千里，重庆一度震动。新闻工作者是敏感的，我们在工作之余议论：胜利虽已不远，但日本法西斯在国民党防线上还可能疯狂一时，解放区军民为其所累，还将有一番苦斗。

进入 1945 年，太行区继续对敌局部反攻。6 月发起安（阳）西战役，我随军采访。战役的首要目标是拔除水冶这个大“钉子”。水冶为安阳西部重镇，控制太行山两个山口，城高壕阔，超过许多县城。伪军精锐两团固守，自称“坚不可破”。我军集中三个分区的部

队，乘夜发起攻击，半小时破城，半小时肃清残余伪军。最后歼灭控制伪军的日军一个班，却打了近两小时。13名日军，一挺轻机枪，一个掷弹筒，七八支步枪，据守十字街心一个碉堡，死不投降。我军无平射炮，凭轻武器攻击，颇有伤亡。“日本觉醒联盟”（被我俘虏的日本士兵觉悟后自动组成的反战团体）的盟员喊话，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，劝喻敌人停止无望的抵抗，敌人置之不理，还向他们自己的同胞打冷枪。鉴于争取无望，我军即组织封锁火力，实行连续爆破。敌人看到大势已去，竟集体引爆炸弹自杀，无一投降。

为日本法西斯卖命，愚昧，野蛮，残忍，其行径实不足取；顽强，守纪律，不惧死，其精神未可全非，只要引上正确的道路。面对一堆被高爆炸弹撕成碎块的敌尸，我当时想了许多：这个民族战败之后，必不久居人下；十几人的小分队能够如此苦撑，要彻底击败全部日军，考虑到国内外那些不争气的朋友的表现，我们还是把胜利前的困难多想一些为好。

几个月后，日本投降，胜利在不少人思想上提前到来了。人世间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事。有人高兴到担心这消息是否属实，深怕它悄悄溜掉了。有人高兴到烧了自己仅有的宝贝被子作火炬，彻底轻装，准备进城。

不久传来坏消息，蒋介石下了峨眉山，要到人民的果园里“摘桃子”。此人“外战外行，内战内行”，说干就干，连续挑起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，虽然都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但他内战之心未死，人们是看透了。在党中央教导之下，我们再一次作了最严重的思想准备：继续在山上奋斗几年，然后打点行李进城，一劳永逸。

我很自豪，忝为“堵水干部”。坐在山上“堵水”，安稳是安稳的，你蒋介石再猖狂，总不能叫我们“跑扫荡”吧！可是，如能到邯郸，到“堵水”前线，到未来的战场上，多豪迈、多气魄呀！真想立刻飞了去。

现在要到邯郸创办人民日报，我们幸运，被作为先遣队选上